

文／暗光鳥

# 大樹的話

我已經與老婆冷戰3個月了。我們是升學主義的受害家庭。自從女兒開始填寫推甄及申請入學的志願表起，我夫妻兩便齟齬不斷。她有意無意的鼓勵女兒去讀山城上她的母校。我則對女兒要離家去讀那麼遠的學校頗不以為然。

就這樣越吵越兇，互相人身攻擊不斷。有時我在家裡只能自言自語；有時甚至自言自語都被嫌吵而禁止。看電視也被禁；看報紙則被剪的到處空窗〈時事測驗、口試準備〉。

美國佈道作曲家Chapman夫婦有首歌曲，我一直怕曲中所言真要發生在我家。歌曲敘述一對夫妻的生活中心一直是他們的獨子。有一天兒子終於獨立搬出家門。當他們目送兒子的身影消失在路底後，兩人走進屋內，整個白天夫妻倆沒有說一句話。他倆已成屋簷下的一對陌生人，必須重新練習互信相識，重結連理。

我默默的開著車，到了山城，送母女到系所面試。我則重回舊地，坐在陽光草坪夫妻倆第一次邂逅的大槭樹下等待她們面試結束。

早春的嫩綠，環抱著我。我慵慵的坐在公園木椅上，心中縈念著萬一口試真上了，女兒就此將要一住4年甚至更久。除了可能遇上黑馬王子，從此上鉤一去不返之外；更糟的是，夫妻兩人間的觸媒及潤滑劑沒了，兩人間日後可能更行水火不容。這當如何處理？我的許多朋友也是如此。有時太太陪子留美，滯留不歸，而老公無法放棄台灣的工作提早退休，只好巴巴的看老婆在美國花自己的辛苦錢。兩人漸行漸遠，成了電話線兩端的陌生人。有時稍一失控搞上別的女人，成了夾心麵包，更苦不堪言。

怔怔的看著天，眼角突地綠影閃了一下。甚麼東西

在晃動枝頭？小鳥嗎？松鼠嗎？原來只是風。大槭樹聞風不動，只有枝尾的最後一片葉子，像是吃了搖頭丸。只要微風一過，便一左一右的擺著尾。微風在樹影中梭竄著，那些被搔癢著的尾葉，便呵呵的亂顛起來。

老槭樹，你在對我說啥？我所看到的世界豈有你的見聞多？多少新鮮人在你的樹懷裡酣睡美夢，得以拖過無聊的課業。多少郎才女貌在你的樹影下因為躲雨或遮陽的緣故而不期而遇。多少單相思的傻男子，在此一站數夜，只求碰巧夢中情人走出宿舍得以一語。暗夜裡，多少熱戀的男女，倚在你的身軀旁擁吻。他們的海誓山盟讓你多生好幾倍的樹疙瘩。多少研究生在你的暗助下，總算搔頭搔出論文題目。多少畢業生在此拍下了他們求學的最後一張畢業照。多少行將入伍的預官們，在此與他們的初戀情人此生最後一次吻別。像我這樣好命好運氣的人，數十年後，又驅使著兒女來此重蹈覆轍，你也見得太多。滔滔東風，在你的枝梢間，不絕流過。人，有何堅持，能抗拒這股時間之流？

我望著笑顛顛的樹梢，明了老樹的心意。抬頭望去，老婆摟著女兒，正由女舍門口遊罷出來。朦朦的淚眼，似乎又見30年前故人來。 